

南风来了,麦子熟了,“粽子,粽子”的吆喝声响起来了。多少年了,每年的端午节,一闻到扑鼻而来的粽子香,我总是要买上几元的粽子。吃着这撒着白糖的或白或红的粽子,总能使我回想起儿时初吃粽子时的味道,也勾起了我对所经历的粽子岁月的怀念。

小时候,大概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吧,不知道粽子是何物,不知道粽叶就是用河塘里生长的苇叶做的。姑姑的婆家在附近一个小镇上,姑姑妻罢走娘家时爱带上一些粽子,这种新鲜食品模样儿怪怪的,类似几何中的四面体。厚厚的粽叶外面还捆着绳子,这副扮相更是使它充满了神秘色彩。小心翼翼剥开层层粽叶,一团米块晶莹剔透,一股糯米加上粽叶的幽幽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吃上一口,齿颊飘香,甜到心里,那种享受大有“三日不绝”之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姑姑干起了卖粽子的小生意,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吆喝叫卖,听姑姑说,生意还不错,满可以养家糊口。姑姑为人实在,包的粽子舍得用料,所以口感好,一方市民都爱吃。姑姑做粽子需要大量的粽叶,而粽叶主要是由河塘边生长的芦苇叶充当。印象中老家村东有一片河塘,野生着好多芦苇,春天来临的时候,苇塘里的芦苇密密麻麻,郁郁葱葱,长长地舒展开着,渲染出一片诗意。赶上星期天,我和表哥表姐们采下一捆捆的苇叶,洗干净,然后运到姑姑家,作为奖励,我们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粽子。走亲戚时曾目睹过姑姑包粽子的情形,姑姑把上等的江米淘上好几遍,配上红枣,把苇叶拿好,轻轻包裹起来,最后捆上绳子,放到蒸笼里慢慢蒸熟,蒸好后再放到凉水里冰好。

幸福的端午节

夏小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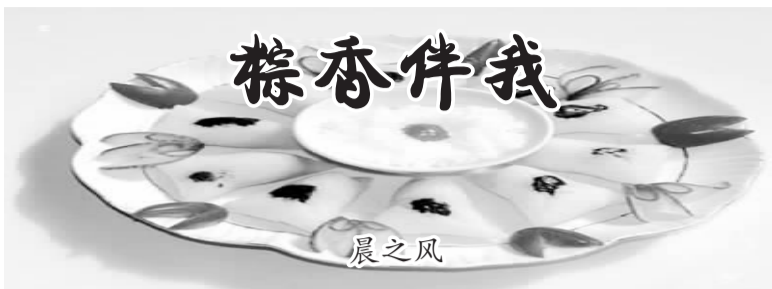
我是极喜欢吃粽子的。油油的粽叶碧绿色,散发出缕缕清香,被包裹的有棱有角的米团,颗颗胖胖的白米被浸染成淡淡绿,米团里放的,有时是两颗红枣,有时是一些赤豆、花生、葡萄干……抑或,是咸肉、火腿丁。单单看这粽子的模样,就讨人喜。吃在嘴里,那种糯糯软软的甜、香,直叫人欢喜到心里去。

爱吃粽子,是母亲自小给我培养的好癖。出生江南的母亲,包粽子是把好手。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包粽子从不用线绳,而是一根针。在粽子要裹到头时,将粽叶的细尖角穿入针里,然后再从粽子中间穿入而过,又结实又好看的粽子就裹好了。母亲过端午节,是相当隆重的。提前一周去很远的地方打粽叶,那个地方是母亲早就打探好的。包粽子的糯米、红枣,是母亲平日省吃俭用攒下的。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早早把米泡上,叶子煮好,搁在凉水里,再把炉子的炭架得旺旺的。然后就坐在小凳上包粽子。粽子包好,开始煮。夜深了,我们总是等不到粽子好了,就迷迷糊糊睡去。只有母亲守着一大锅粽子,直到夜半才去歇息。

端午节的早晨,母亲端着一碗雄黄酒,让我们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虽然农村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粽子对于人们来说还算是奢侈品。

长大后上了初中,学了历史我才知道,吃粽子是端午节的重要习俗,而端午节起源于纪念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爱国诗人、楚国大夫屈原,面临亡国之痛,于农历五月初五这天,悲愤地怀抱大石投进汨罗江,为了不使鱼虾损伤他的躯体,据说人们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



江中。以后,为了表示对屈原的崇敬和怀念,每到这一天,人们便用竹筒装米,投江祭奠,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粽子——“筒粽”的由来。这一习俗沿袭到北方就变成了今天的苇叶粽。这一习俗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成为广东碱水粽。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

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元、明时期,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文人墨客也爱将粽子入诗,南宋大诗人陆游的《乙卯重五诗》中写道:“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便是人们端午节吃粽子习俗的真实写照。现在,国家把端午节作为法定节日,充分体现了很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几时的记忆里,粽子这种吃食不到端午节前后是不会有。豫东的粽子大都由苇叶包着大米煮成,为了增加甜味在白糯缺少的年代蒸煮粽子时曾经在水里放进糖精代替。在豫东端午节这天,除吃粽子外,过去人们要在屋门口插上艾蒿,炸糖糕、油饺子。大人们还会在这天为年幼的孩子戴上做工精美的布娃娃,内装一种据说能驱蚊、辟邪的香料。在过去拥有一个布娃娃是农村孩子十分惬意的事儿。可惜现在好多习俗因为生活节奏加快大多不存在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粽子也与时俱进,花样不断翻新,开发商开发了各种馅料和形状各异的粽子,粽子随时都可以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丰富着人们的端午美食文化。而具有故乡原生态的、具有淳朴民风的农家粽子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大街小巷一声声“粽子,粽子”的吆喝不断唤起人们的记忆,吃着粽子,享受着现代生活的老百姓的日子也如这端午的粽子越来越香,越来越甜了。

书法

金中海作



童年

石孝义

太阳矮矮地吊在那里像一只腌透的蛋黄。好像四处都有阳光,随手就可以抓到。影子就斜趴在地上,随着你四处游走,于是便恨了便拼命地往前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可无论如何这鬼东西就是甩脱不掉,于是急了便转着身追着影子狠狠地跺脚,嘴里大骂着:“这回完蛋了,踹死了!”从此便得胜一般,再不回头去多看一眼。那年我五岁,又说是三岁。总之,照片上那个孩子看去胖乎乎的、傻傻的,耳朵厚大得像是安上去了一对塑料做的。老伯说这对耳朵有福,只要一见到我就像逮兔子一样一把握过来,发着狠、咬着牙把耳朵狠狠地拧上两把,嘴里大叫着“大耳贼”,好像我这对耳朵天生就和他有仇似的。后来听我妈说,我有几次上火差点就把这对“福耳”烂掉了,幸好大人们及时地给抹上了一种叫“肤轻松”的药膏,这才幸免于难。也许是因祸得福,后来我的老姑说,竟然把我的皮肤抹得白皙而细腻。因为她长得特黑,所以我一直怀疑她说的是不是真话。不过我后来倒确实是对一些药产生了好感,比如“酵母片”。早年,母亲常怕我胃里存了食所以经常会拿两片来塞到我嘴里。时间长了我便开始背了母亲偷着拿来当做糖片吃,直到现在想起来,嘴里还能回忆起那股残存的味道,所以后来我的胃口一直很好,也许也该归功于这药吧!

童年里好像记不起有什么玩伴,可也没感到过孤独。太阳暖暖的将脸晒得痒痒的,我总是蹲在南坡下铲着那里松散的黄土。土也是暖暖的,抓在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偶尔会有一两只公鸡颠颠地跑来,争着在我刨过的地上啄食。村子里好像总看不到人,更听不到各种汽车的声音。有时我会站在土坡上静静地瞅着东边那瓦蓝瓦蓝的天出神,渴望着从什么地方能揪出点声音来。可四周除了静还是静,终于到了午后两三点钟时,从村子的某个角落能听到一两声公鸡懒散的啼叫了,可那叫声仍然感觉是一种静。

记得那时总爱拉了一辆小木车,上面装满了从南坡采来的细土往家里拉,而且还乐此不疲。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竟在家里攒下了两大箩筐

老家的门前有个喂马的大石槽,有两米长,可容得下三匹马同时吃草。据说是以前村里集体喂马时用的,后来分到户后,不知为何就闲置在我家门口了。勤快的父亲用秫秸秆把顶棚修葺一新,马棚变成了凉亭;再把马槽下面的砖石抽掉一半,这样槽沿比膝盖略高,坐上去唠嗑休息,刚刚好。

祖母说我出生后,马槽就成了我的摇篮。我睡了,母亲就在马槽里铺层薄被,让我卧进去。然后坐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蒲扇,或者纳双鞋底,缝件旧衫。母亲给我断奶后,领我在马槽里玩耍的换成了祖母。祖母用一床旧被单把马槽连底带边铺了一层,我从马槽一端爬到另一端,弄不脏衣服,也磕不破头。祖母说我小时候可淘气了,学走路时不走地面,也不走槽底,偏要她扶着走窄窄的槽沿,后来还不知天高地厚,顺着马槽边的柱子往顶棚爬,为此没少挨打。



快乐小丫

苗青摄

马槽里的童年

吴长海

我关于童年的最初记忆应该是三四岁的时候,祖母和我在马槽里面面对面玩游戏,手拉着手有节奏地前俯后仰。俯仰间用方言唱着童谣:“找人去拉呱,拉个干娘家,临送给个老南瓜,背不动,拉车送,送到家,累得仰八叉。”唱到最后一句时,祖母自然地松开手,我就顺势仰在垫着被絮的马槽里了。愉快的歌声、爽朗的笑声,在马棚内外弥漫开来,现在想来仍倍感温馨幸福。

我一直说马槽像船,五岁那年的夏天,马槽真的变成“船”了。村长家的大喇叭里提前一周预告,说专家预测可能会发生地

震,动员村民在空旷的地方搭棚防震。聪明的父亲给马棚棚顶盖两层塑料布,周围加上篱笆,马棚摇身一变,成了防震棚。我和家人吃睡都在棚里,感觉很好玩。后来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屋后河水淹没桥面,门前积水没过小腿,马槽下面的砖石都泡在了水里。马槽边水流哗哗,大人们忧心忡忡,我却开心不已,光着屁股,拿截竹竿作桨,优哉游哉“划船”。

六岁时,我入了学堂。下午放学回家后,天还大亮,我就把书包放在马槽里,趴在槽沿上写作业,写出的字母歪歪扭扭,连

女儿的儿童节愿望

卢素玉

我收入不高,平日生活很节俭,能不花的钱绝对不花,即便每次带女儿上街,我也很少主动领她去吃麦当劳。偶尔几次经过麦当劳,当看到别的小朋友在爸妈的带领下坐在明亮的大厅内吃着汉堡时,女儿总是把我往里拽。不想让女儿太受委屈,我每次都给她买一份儿童套餐。买来快餐,女儿会先将汉堡分一半给我,我舍不得吃,就将她的小手挡回说:“这是小孩子吃的东西,妈妈不吃。”“妈妈肚子饿了,妈妈不吃我也不吃!”女儿撅起小嘴生气地说。女儿的孝顺让我感动,这时我也会和女儿一起分享她的汉堡。

女儿去年得了肾病,为了给她治病,我辞去了工作,带着她四处求医,市里的各大肾病专科我都跑遍了,为了治病我带着女儿还专程去了两次北京。记得有一次抱着女儿从医院回家,一辆逆向行驶的自行车撞上了我,为了保护女儿,在倒地的那一瞬间,我双手紧紧地抱着女儿,根本不敢用手撑地。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我脸上冷汗直冒,眼泪都流出来了,女儿看到

我痛苦的表情,用小手指擦着我脸上的泪,无言地抱紧了我。

在为女儿治病的后期,家里的积蓄用完了,我只好开始工作。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我的工作都是在家里完成的,女儿看我每天在电脑前忙到很晚,眼里总是布满血丝,她就会让我早点休息。我说:“妈妈不努力工作,你就没钱治病。”女儿乖巧地为我按摩酸痛的颈部,她常常说:“妈妈,你太累了,我真想你好好睡一觉。”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如今女儿的病基本痊愈了。六一儿童节临近,我问女儿在儿童节那天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女儿睁大眼睛说:“妈妈,我盼望你在六一那天生一场大病,到医院住院。”我听了这话吃了一惊,伤心地说:“你为什么希望妈妈生病呢?”女儿奶声奶气地说:“你生病住院了,我就可以好好伺候你,可以报答你的恩情呀!”听着女儿带着稚气的答复,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小小的女儿已经知道感恩了。

孩子(三首)

张德亚

一脸灿烂
在静静地
和它们对话
播种
初夏,孩子穿着单衣
露出肚皮
用小棍挖出一个小坑

放进一粒种子
忽然想起
老师说种子要喝水
才能发芽
左右看看,没有水桶
就掏出小鸡鸡
对着土坑,射出一条抛物线

然后,微笑着盖土土
再伏下身子
使劲地嗅嗅
种子喜欢吗



成行就像蚯蚓去找娘。写完作业,我就喊同龄的红光来马槽玩“老虎吃小孩”和“五子棋”。用学堂里捡来的粉笔头在槽底画一个棋盘,找来些石子土块做棋子,我俩痛痛快快地杀上几盘。有一回,我做“小孩”,他做“老虎”,陷入了“迷糊阵”,小孩包围不了老虎,老虎亦不能吃小孩,各有一步活棋,循环相持着,杀到鸟归巢上窝黑了天,也没分出胜负。

读三年级时,父亲买回一头黄牛,马槽成了牛槽,凉亭成了牛棚。我不能在马槽里玩耍了,但与马槽并没有疏远。早晨,中午,父亲把麦秸草在水缸里淘洗干净,用筐端着倒进槽里后,我就用瓢盛些麦皮料倒在麦草上,搅拌后,作为牛的正餐。周末、暑假,我拿着蛇皮袋,去田间地头割些青草,倒进槽里给牛儿改善伙食。

后来,我去外地读中学、念大学,毕业后落户城市。马槽连同马槽里的童年,就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